

第六回 逢義士贈妾窮途

詞曰：

迭迭雲山，回首處客心愁絕。最傷情，目斷西川，夢歸地闕，芳草路迷行騎絕，夕陽驢背征人咽，問蒼天，何事困英雄，關山別。合歡花，被吹折，連理枝，憑誰接？望天涯，鎮日哀腸鬱結。萬里霧深文豹隱，三更月落杜鵑泣。歎孤身南北任飄蓬，莊生蝶。

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話說鍾景期與馮元從寺中逃出，心裡慌張，也不顧有路無路，披荊戴棘亂竄。從山嘴忽跳出一隻大虎來，往景期身上便撲，景期閃入林中，叫聲：「啊呀！」嚇倒在地。馮元也在林子裡嚇得手軟腳酥動彈不得。那大虎因撲不著人，咆哮發怒，把尾在地下一剪，刮得沙土飛捲起來。忽喇一聲山搖谷動，望著林子又跳將起來，馮元正沒理會，只見那虎「撲」的一聲跌翻在地上亂滾。那邊山坡，一個漢子手提鋼叉飛奔前來，舉定叉望著虎肚上連戳兩戳，那虎鮮血迸流，死在地上。馮元看那漢子，甚麼模樣：

身穿著虎皮襖，腳踏鷹嘴鞋，眼似銅鈴，髮如鐵絲。身長一丈，腰大四圍。錯認山神顯聖，慨疑天將臨凡。

那漢子戳殺了虎，氣也不喘一喘，口裡說道：「方才見有兩個人哪裡去了？」就轉入林裡來尋。馮元連忙跪下道：「可憐救命！」那漢子扶住道：「你這人好大膽！如何這時候還在此行走？若不是俺將藥箭射倒那孽畜，你們性命幾乎斷送了。」

馮元道：「小人因跟隨那鍾狀元來此，適才誤入永定寺中，奸僧欲謀害我主僕，我知風逃竄到此，行李馬匹盡在寺中。」漢子道：「你主人叫甚名字？既是狀元，為何不在朝中卻來此處？」

馮元道：「我主人名叫鍾景期，為參劾了李林甫，謫貶石泉堡司戶，故由此路經過。」漢子道：「如此說是個忠臣了，如今在哪裡？」馮元指著道：「那驚倒在地的就是。」漢子道：「待我去扶他。」便向前叫道：「官人甦醒！」馮元也來叫喚了十數聲，景期方漸漸醒了。

那漢子輕輕扶他起來，他還半晌站立不得，靠著松樹，有言沒氣的便道：「嚇殺我也，是什麼人救我？」漢子道：「休要害怕，大虎已被俺殺死了。」景期道：「多謝壯士救命之恩。」

漢子道：「這是偶然相遇，非有意來救，你何須謝得！」景期道：「如今迷失了路徑，不知該往哪裡去，望壯士指引。」漢子道：「官人好不知死活，我這山名劍峰山。魍魎迷人，虺蛇布毒，豺狼當道，虎豹滿山，就是日裡也須結隊而行，這時候如何走得？也罷，我敬你是個忠臣，留你主僕二人到俺家中暫住一宵，明日走路未遲。」景期道：「家在何處？」漢子道：「就在此山下。」景期道：「壯士，你才說這山如此利害，怎生得住？」那漢子笑道：「俺若害怕貪生，怎生獨自一人在此殺虎了。俺住此二十年，准准殺了一百餘隻大虎了。」景期道：「如何有許多虎？」漢子道：「俺若隔兩個月不殺虎，身子就要瘦倦了，不要講閒話，快隨我下山去。」說罷，將死虎提起來背在身上，手執鋼叉，叫聲：「隨我來！」大踏步向前竟走。景期與馮元拽著手隨後而行，心中又怕有虎跳出來，只管回頭看著後邊。

三人走了裡許山路，愈加險阻。那漢子便如踏平地一般。景期與馮元蹲著腿，彎著腰，扯樹牽藤，一扒一跌，好生難捱。那漢子回頭看了這光景，笑道：「你們不理會，走山須是大著膽，豎著腰，硬著腿，腳步兒實實的踏去才好。若是心裡害怕，輕輕踏去，就難於走了。」景期、馮元聽了，依他的言語，果然好走了。又行二、三里，見山下林子裡透出燈光，那漢子在林子裡站著不走。景期想道已到他家門首，一定是讓我先走，所以立定。便竟向林子中走去，漢子便橫著鋼叉攔住道：「你休走！俺這裡周圍通埋著窩弓暗弩。倘誤傷了，害了性命，你二人可扯著我衣袖慢慢而走。」景期、馮元心裡暗暗感激，扯了他衣袖走將進去。早到黃沙牆下，一頭毛竹小門兒閉著。漢子將鋼叉柄向門上一築，叫道：「開門！」裡面應了一聲，那門兒「呀」的開了。見一個濃眉大眼的長大丫環手持著燈，讓他三人進去。那漢子將虎放在地下，向丫環道：「這是遠方逃難的官人，我留他在此歇宿。你去向大姐說知，收拾酒飯。」丫環應了，扛著死虎進去了。

漢子將鋼叉倚在壁上，請景期到草堂施禮坐定。景期道：「蒙壯士高誼，感激不盡，敢問壯士高姓大名？」漢子道：「俺姓雷，名萬春，本貫涿州人氏，先父補授劍門關團練，挈家來此。不想父母俱亡，路遠回去不得，就在此劍峰山裡住下。俺也沒有妻室，專日在山打獵度日。且有一個親兄，名喚雷海青，因年少觸了瘴氣，雙目俱瞽，沒甚好做，在家學得一手好琵琶、羯鼓。因往成都賽會，名兒就傳入京師。天寶三年，被當今皇帝選去，充做梨園典樂郎官。他也並無子嗣，只生一女。因先嫂已亡，自己又是瞽目之人，不便帶女兒進京，所以留在家中，托俺照管。止有適才出來那個丫環在家伏侍。草草恭應不周，郎君休嫌怠慢！」景期道：「在此攪擾不當，恩公說哪裡話！」外面說話，裡面已安排了夜飯。那長丫環捧將出來，擺在桌上，是一盤鹿肉，一盤野雞，一盤熏兔，一盤醃虎肉，一大壺燒酒。

雷萬春請景期到席坐下，又叫馮元在側首草屋裡面坐了。也拿一壺酒，一盤獐肉與他去吃。萬春與景期對酌吃了一回，萬春道：「近日長安光景如何？」景期道：「今日李林甫掌握朝綱，安祿山陰蓄異志，出入宮闈，肆無忌憚，只恐銅駝遍生荊棘，石馬埋沒蒿萊，不久就在目前矣！」萬春道：「郎君青年高拔，就肯奮不顧身，盡忠指奸，實是難得。只是你竄貶遐方，教令尊堂與尊夫人如何放心得下。」景期道：「卑人父母俱亡，尚未娶妻。」

萬春聽了，沉吟了一會道：「原來郎君尚未有室，我有一句話兒要說，若是郎君肯依俺，便就講。若是不依俺，便不講了。」景期道：「兄是我救命恩人，有何見諭，敢不領教。」

萬春道：「家兄所生一女，名喚天然。年已及笄，尚未字人。俺思當今天下將亂，為大丈夫在世，也要於朝廷幹幾樁大業。只因舍姪女在家，這窮鄉僻壤，尋不出個佳婿。俺故此經年留連，不能一旦雄飛。今見郎君，翰苑名流，忠肝義膽。況且青年未娶，不揣葑菲。俺要將舍姪女奉執箕帚，郎君休得推卻。」

景期道：「萍水相逢，盛蒙雅愛，只是卑人雖未娶妻早成定聘。若遵台命，恐負前盟，如何是好？」萬春道：「郎君所聘是誰家女子？」景期道：「是御史葛天民的小姐，名喚明霞，還是卑人未僱倖以前相訂的。」萬春道：「後來為何不娶？」

景期道：「葛公也為忤了安祿山，降調范陽去了。」萬春道：「好！翁婿都是忠臣，難得！難得！也罷，我今日就與你成親。」

駟馬難追。願將舍姪女贈與郎君，備一位小星，以侍葛小姐。」

景期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令姪女怎好屈他，還須斟酌，不可造次。」萬春道：「郎君放心。舍姪女雖是生長山家，頗知閨訓，後日妻妾夫婦之間決不誤你。況你此去石泉堡司，也是虎狼出沒的所在，俺姪女亦素諳窩弓藥箭之法，隨你到任，不惟暫止頻繁，還好權充護行。不須疑惑，和你就在此堂中一拜為定。」景期立起身來道：「台意既決，敢不順從。請上，受我一拜！」萬春也跪下去，對拜了四拜，復身坐了。

那長丫環又拿出飯來。萬春看了便一笑，道：「還有一樁事一發做了。這丫環年已二十，氣力雄壯，賽過男子，俺叫他是勇兒。相盛價使，也沒有對頭。俺欲將他二人一發配成夫婦，好同心協力的伏侍你們，意下如何？」景期還未回答，那馮元在側首草房裡聽見，慌忙奔到草堂上就跪下叩頭道：「多謝雷老爺，小人馮元拜領了！」景期、萬春二人，大家好笑。

吃完了飯，各立起來，萬春就取一本歷頭在手內，道：「待我擇一個吉日就好成親。」馮元道：「夜裡看了歷頭，要犯墓庫連向，雷老爺不要看。」萬春笑道：「這廝好婆子話，聽了倒要好笑。」揭開歷本一看，道：「恰好明日就好黃道吉日，就安排成親便了。」景期道：「只是我的衣服都同著行李盡在永定寺裡，明日成親，穿戴什麼？」萬春道：「不妨，你開單來，俺明日與你討還。他若不肯還，俺就砍了他的光頭來獻利市。」景期道：「不須開單，我身邊有工馬帳在此。」便在腰間取出帳來。萬春接來一看，上邊一件件寫得明白：大鋪蓋一副，內綢袂被一條，布單被一條，紵絲褥一條，氈單一條，小鋪蓋一副，內布袂被一條，布單被一條，布褥一條，青布直身一件，稍馬兩個，內皂靴一雙，油靴一雙，朔手兩枝，茄瓢一隻，拜匣一個，內書三部，簪子一把，跟勾一個，並紙墨筆硯圖書等物，皮箱一隻，內紅圓領一件，藍圓領一件，直身三件，夾襖二件，單衫三件，褲兩條，裙一條，銀帶一圍，紗帽盒一個，內紗帽一頂，外劍一把，琴一張，夜壺一把。

萬春看完道：「還有什麼物？」景期道：「還有巾一頂，葛布直身一件。倉卒間走，在他房內。還有馬匹、鞍轡，並那馱行李的驢子都不在帳上。」萬春道：「曉得了，管教一件不遺失。」說罷，進去提了兩張皮出來，說道：「俺家沒有空閒牀帳，總是天熱，不必用被，有虎皮在此。郎君墊著，權睡一宵。那張鹿皮馮元拿去墊了哩！」說罷，放著皮兒進去了。

景期與馮元各自睡了。明早起身見勇兒捧一盆水出來，說道：「鍾老爺洗臉，二爺吩咐請鍾老爺寬坐，不要在外面去闖。」

景期道：「你二爺呢？」勇兒道：「二爺清早出去了。」景期在草堂中呆呆坐了半日，到辰時分，只見雷萬春騎著景期的馬，牽著驢子，那些行李通馱在驢背上，手裡又提著二個大筐子，有果品香燭之類在筐子內。到草堂前下了馬，那馮元看見，曉得討了行李來，忙來搬轎。萬春道：「俺絕早到那禿驢寺中，一個和尚也不見，只有八十餘歲的老僧在那裡。俺問他時，他說昨晚走了什麼鍾狀元，誠恐他報官捕捉，連夜逃走了。那主持人鑿放心不下，半夜裡還在山上尋覓，卻被虎咬去吃了。有道人看見逃回說的。」景期道：「天道昭昭，何報之速也！」萬春道：「你們的行李、馬匹都在此了。俺又到那禿驢房內搜著，見有果品香燭等物。俺想今日做親，必用得著的，被俺連筐子拿了來，省得要去買，又要走三、四十里路。」景期道：「叔翁甚費心了！」

兩人吃了飯，萬春叫馮元跟出去了。一會回來，馮元挑著許多野雞、野鴨、鹿腿、豬蹄，又牽著一隻羯羊。萬春叫勇兒接進去了。少須，一個掌禮的、兩個吹手進來。那掌禮人原來兼管做廚房的。這還不奇，那吹手更加古怪，手裡只拿著一隻喇叭，一個鼓兒，並沒別件樂器。一進來，就脫下外面長衣便去掃地打水、揩桌抹凳。原來，這所在的吹手兼管這些雜事的。

景期看了，只管笑。見他們忙了一日，看看到夜，草堂上點起一對紅燭，上面供著一尊紙馬，看時卻是一位頂盔貫甲的黑臉將軍。景期不認得這紙馬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神道？」萬春道：「是後漢張翼德老爺，俺們這一方便奉為香火的。」景期聽了，作了一揖。

掌禮人出來高聲道：「吉時已屆，打點結親。」景期就叫馮元開了箱子，拿出冠帶來換了。馮元也穿起一件青布直身。

那吹手就將喇叭吹了幾聲，把鼓兒咚咚的只管亂敲。掌禮人請景期就位立了，又去請新人出來。那新人打扮倒也不俗，穿一件淡紅衫子，頭上蓋著絳紗方巾。就是勇兒做伴婆，扶著出來拜了天地，又遙拜了雷海青，轉身拜雷萬春。萬春跪下回禮，然後夫妻交拜。完了，掌禮人便請雷萬春並景期、天然三人上坐，馮元夫婦行禮。

那勇兒丟了伴婆角色，也來做新人，同馮元向上拜了四拜。

掌禮人唱道：「請新人同入洞房。」景期與天然立起身來，勇兒又棄了新人角色又來做伴婆，扶著天然而走。馮元拿了兩枝紅燭在前引道，那吹手的鼓兒一發打得響了，景期只是暗笑，送入房裡坐定，吹手又將喇叭吹了三聲，鼓兒擂了三通，便各自出去。雷萬春吩咐勇兒送酒肴進去。景期在房看著天然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天然是山家女子，身子倒也窈窕，只不知面貌生得如何？」走近來，將方巾揭開一看，原來又是絕色的佳人。有一首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秀色可餐真美豔，一身雅淡衣裳。眼波入鬢翠眉長。不言微欲笑，多媚總無妝。抑只道山雞野鶩，誰知彩鳳女凰。山靈毓秀豈尋常。似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

景期看了，不勝之喜。吃罷交杯酒，叫勇兒收了碗盞，打發她出去，與馮元成其好事。自己關了房門，走近天然身旁，溫存親熱了一番，摸到牀旁解衣就寢。一個待字山中，忽逢良偶；一個困頓途次，反遇佳人。兩人的快活，通是出於意外。那種雲雨綢繆之趣，不待言而可知。

話休絮煩，景期在雷家住了數日，吩咐馮元、勇兒都稱雷天然二夫人。那雷天然果是儀容窈窕，德性溫和，與景期甚相恩愛。景期恐赴任太遲，說與雷萬春商量起身赴任。一面叫收拾行李，一面去僱了一輛車兒、五頭騾子來。雷萬春道：「此去石泉堡，尚有千餘里。比郎君經過的路更加難走，俺親自送你們前去。」景期感激不盡。

擇了吉日，清早起來，景期一騎馬在前，天然坐著車兒，馮元、勇兒各騎一頭騾子，萬春也騎著騾子押後。尚餘兩個馱，並景期帶來一個騾子，同來馱載行李、傢伙。一行人上路而行。

又過了許多高山峻嶺、窄道羊腸，方才到得石泉堡。那司戶衙門也有幾個衙役來迎接。景期擇日上任，將家眷接進衙門住下。

景期將冊籍來查看。石泉堡地方雖有四百里方圓，那百姓卻只有二百餘戶。一年的錢糧不上五十兩，一月的狀詞難得四五張，真是地廣人稀詞清訟閒，景期心裡倒覺快活。終日與天然彈琴下棋，賦詞酌酒。雷萬春又教景期習射試劍。閒時，談論些豹略龍韜。

一日，景期正與天然焚香對坐，只見萬春走進來，道：「俺在此三月有餘，今日要別你二人，往長安去尋俺哥哥。一來告姪女喜信，二來自己也尋個進身地步。行李、馬匹俱已收拾定當，即刻就走，快暖酒來與我饒行。」景期道：「叔翁如何一向不曾說起，忽然要去，莫非我夫婦有甚得罪麼？」萬春道：「你們有甚得罪，俺恐怕郎君、姪女挽留，故此不說。那知俺已打點多時了。」天然把

教勇兒安排酒席來。景期滿斟了酒，雙手捧出。萬春接來飲了十數大杯，抹著酒，就說道：「郎君與姪女珍重，俺此去若有好處，再圖後來聚首。」景期道：「叔翁且住，待我取幾兩銀子與叔翁做盤費。」萬春道：「盤費已有，你不必慮得。」天然道：「待孩兒收拾幾種路菜，與叔叔帶去。」萬春道：「一路裡山上野味吃不了，要路菜做甚？」

天然又道：「叔叔少停一會，待孩兒寫一封書與爹爹，就是相公，也須一個通候啟兒去。」萬春道：「俺尋見你父親，自然把家中事體，細細說與他知道，要書啟何用。俺就在此上路，你們不必掛念。景期與天然無計留他，只是兩淚交流，望著萬春雙雙下拜，萬春慌忙回禮，拜了四拜。馮元與勇兒也是眼淚汪汪的來叩個四個頭。萬春看見天然悲泣，便道：「姪女不必如此，你自保重。」說完，隨向景期恭了一恭，竟自上馬出門。

景期忙上了馬，叫馮元與幾個衙役跟了，趕上來相送。與萬春並馬行了二十餘里，景期只管下淚。萬春笑道：「丈夫非無淚，不灑別離間。郎君怎麼這個光景。」景期道：「叔翁的大恩未報，一旦相別，如何不要悲傷。」萬春道：「自古道，送君千里終須別，後會有期，不須眷戀。郎君就此請回。」鍾景期見天色晚了，只得依允。兩人跳下馬來，又拜了四拜，作別上馬。景期自領了馮元、衙役回衙門不題。

卻說萬春匹馬上路，經過了無數大州小縣，水驛山村。行了兩個多月，不覺到了長安。尋個飯店歇下，便去問主人家，道：「你可曉得那梨園典樂官雷海清寓在哪裡？」主人家道：「他與李龜年、馬仙期、張野孤、賀懷智等一班兒樂官都在西華門外羽霓院教演許多梨園子弟。客官問他怎的？」萬春道：「我特為要見他，故不遠千里而來。明早相煩指引。」只見旁邊站著條大漢，厲聲說道：「看你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怎不出力為王家建功立業，卻來尋著瞽目的優伶何干？」萬春聽見，忙向前施禮。

不知這人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